

苦悶

著者：楊邨人

告

聞

實價大洋四角半

郵費酌加

著者 楊邨人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四馬路

印刷者 啓智書局

分售處 中國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出版

自序

在這年頭兒誰不會苦悶呢？多麼苦悶的時代呵！

感覺得只是苦悶苦悶而已的青年，我想，最少是比較那一班已經幻滅而感覺得悲哀的人們總可以說是好一點的。感覺得只是苦悶苦悶而已的青年，大多數是思想並不落伍，——最少是並不願意落伍——；那末他的苦悶，大部分便是由於現時代的政治的好像在長夜漫漫的狀態中給他的；或者是由於個人自身的經濟的壓迫，生活很難維持給他的；或者是由於政治的曙光期的雖然是樂觀但是十分盼煞，而且一方面又是生活的鈇鞭打得他掙扎無力給他的。這種青年，現在到處都有；尤其是那一班流亡異鄉如漂泊的浮萍的青年。在這上海我所遇見的，已經就不少了！

感覺得苦悶苦悶而已的青年，雖然他的思想至少是不願意落伍，但是當那苦

悶的心情十分難受的時候，——就如一條斑斕的大蛇緊緊的緊緊的纏繞在他的身上一樣。那大蛇的毒舌又是辣辣的舔着他的心靈！當那時候，消沉，悲哀的情緒便如閃電一樣的灼然一現了。他這樣的偶然一時的思想上的變化，你難道能夠扳起面孔來責備他嗎？不能夠的。我們應該原諒他鼓勵他。這個年頭兒實在是多麼苦悶的時代呵！

我在某一個時候，便忽然感覺得苦悶難堪。也是不過只是苦悶苦悶而已。那就是政治上給我以苦悶和同時又是生活的鐵鞭打得我心口不能夠伸氣的一個時候。在那個時候，房租過期不能把，吃飯的錢一個銅板都沒有，衣服當光了，朋友的債台高如七級浮屠，有一次終日只是吃白開水喝西北風。由苦悶而感覺得悲涼，以至於消沉！思潮起落，什麼思想都到心頭集中，又是憤慨又是昏亂。於是乎下筆爲文，便形成這一種畸形的塗滿了苦悶的色調底作品了。

世界上各國，無論那一國的作家沒有再比中國的作家這樣的窮困不過的。

中國的作家，尤其是新進作家，誰的生活能夠安適，誰有安定的心靈給他好好地創作呢？沒有的。記得某什志上有這麼一篇短劇：一個文學家被綁票匪偶然的在馬路上綁去，他說明了身世以後，綁票匪要送他回家他反而不肯，因為就是沒錢把房租才在馬路上彷徨以致被架，在匪家有飯吃，放了出來連地方都沒得住啊，結果綁票匪反而可憐他給他一些錢才答應被放出。文學家就是這樣一種身世呵！

中國的文學作家，社會上給他一個頭銜叫做文丐，真是再確切沒有了。這種文丐的生活，叫他如何不苦悶了呢？而且就是生活受了壓迫那還不大要緊，能夠給他儘所欲言嗎？能夠給他發表思想的自由嗎？不能夠的。生活又壓迫，下筆又不自由，怎麼叫他不苦悶呢？怎麼叫他不由苦悶而生出消沉悲哀的情緒來呢？

我們不幸而生為中國人，我們尤其不幸而生為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本來又有

什麼話說？但是我們願意就如一頭羔羊一樣任人宰殺的嗎？當然我們是不願意的。我們不願意，所以我們便非吃苦頭不可。犧牲的精神呵，我們是已經養成的了，然而，時代的苦悶呵，我們再也受不了了！四面碰壁，外加釘子，我們定要衝破這關門！

這集子所收的，都是苦悶的心情的結晶，就定名：苦悶。

苦悶的青年嘯，我願意獻你們這書。但是讀完這書以後，莫忘記我們為什麼會感覺得苦悶；應該搜索探求那苦悶的來源，定下決心，衝破這苦悶的關門。

楊邨人一九二九，六月六日

目次

自序

殘忍.....一

博愛.....三一

賣稿.....六一

人生的陰影.....八九

驚喜.....一二二

等待.....一二五

殘忍

一

這幾天來李之明的腦子裏頭在旋繞着的，就是要不要先他愛人密司郭芬實行那殘忍的行爲的問題。

李之明曾著作了幾部小說，居然也是著作家之一。在上海S路上的N里租了一間前樓，佈置得也算十分美術化：進門右手邊靠壁放着一個披了白色珠被的鉄床，左手邊窗下放着一隻淡黃色的寫字檯，正面窗前放着一隻披上白布鑲小紅邊的沙發，在屋角就放着一隻滿放書籍的籐書架，正面窗對面的壁下放着一隻小圓桌子配着兩隻籐椅，而且在寫字檯的右手邊就是一個築成的大火爐，架上放着一個白玉色的玻璃花瓶。四壁上的畫片，相片，都是很有相當價值的美術品。在寫字檯上，除了書籍，紙筆，墨水瓶之外，在右手的角上放着一個透紅色的

玻璃花瓶，一個翡翠色的四角形玻璃時鐘和一個金色框的相架。那四壁是刷得雪白色的，窗帘用綠色花布配得使房子映出一種清幽的風味境界。李之明住了這麼一間房子，自己常常覺得過意不去，以為生活太資產化了，會把思想染成墮落，不思振作；但一方面又覺得惟有這樣——最低限度這樣的房子，才能夠適合他的嗜好美術的口味，才能夠下筆創作。

然而創作，創作，努力地創作，最近成功了兩部稿子終於賣不出一文錢，在經濟上已經起了莫大的恐慌！房租是要付的，飯錢也是要付的，稿子賣不掉，生活如何維持下去？就是要十二個銅板買一包「大聯珠」也已經不可能，更要創作也無從下筆了。同時，他的努力是在推進社會進化的，但社會的黑暗，有如黃昏過後的時分，一刻鐘比一刻鐘更黑暗，他的思想上也就起了劇烈的變化。

這種思想上的變化，本來是潛伏着很久很久的時間的，不過最近更為明顯地醒悟似地感覺着罷了。

那是在一個狂風颶颶，雨雪微下的夜裏。李之明把外套的高領掩到耳朵走到他的朋友張友梅家裏，聽了張友梅的一段憤世的言論以後，他便很醒悟地感覺着：他的思想比較張友梅更爲偏激的變化起來了。

張友梅是一個流亡者，他的言論大概偏重於政治方面；李之明却不然，他對於人生根本就起了懷疑。第一次張友梅開始就說，

——像這樣的政治環境，使人苦悶極了！究竟光明什麼時候才來衝破這黑暗的週遭？我等不住了！我要用手鎗炸彈殺死那一班壓迫我們，壓迫大家的人！

但李之明却以爲不然，他說，

——人生根本我就起了懷疑。什麼黑暗，什麼光明，我都以爲一樣。黑暗時代的人生固然很明顯地感受苦痛，光明的時代呢？光明的時代，人生，一切便不會感受苦痛的麼？我根本就懷疑這個。

張友梅是一個多血質的青年，他的衝動特別地利害，而且他的個性同樣特別地強，對於李之明這種言論，當然不能同意。他反駁他說，

——人生便是人生，人生問題只有這個答案，你懷疑人生，以至於懷疑光明時代的人生，你就陷入毀滅這一條路上！你應該徹底的認識，在黑暗時代人生才有痛苦，在光明時代人生只有快樂幸福。我們明瞭了這個道理，我們便應該努力地衝破這個黑暗的時代，創造光明的社會。

濃眉銳眼，高鼻梁，凸額骨的張友梅本來已經是個威權不可侵犯的模樣，這時說得尤其嚴肅。好像大政治家站在台上向羣衆演講一樣。李之明也就漲紅了他的瘦削的面龐，嚴肅地回報他說，

——你這種論斷，只有你自己相信，在我却不能受你的感動。我認爲你根本是不認識人生。你只是用你的理智的聰明，來創造你自己應走的路。人生如果如你所說的這樣的簡單，那哲學這一門，學者也不用去研究了。

——提起哲學，你所說的正是唯心論者。張友梅不待他說下去，便攔住插嘴。

● 你竟悞會了！我是一個唯物論者。

——唯物論者決不會發生你這樣的人生觀！

兩人辯論的態度，到這個時候，十分劇烈起來，好像他們是犯人兩造的律師在法庭上執行職務一樣：聲色俱厲。

——唯物論者的人生觀，究竟怎樣呢？李之明很強硬的表示着他的不服的態度。

——唯物論者的人生觀，只是認定人是這麼一個物體，一個動物，他是如果不受環境的壓迫一定要向上的生存的。他一定競爭着的生存。所謂人生，便是從有生以來，努力地求生存，以至於身體的死亡。懷疑人生，以至於求人生的毀滅是唯心論者的人生觀！張友梅也很剛毅地表現着他的不屈的神情。

——你說我的人生觀是唯心論者的，我現在就是這樣的人生觀，你究竟以爲怎樣？

——那你就是反革命！

張友梅這話，使李之明更爲不服。一個唯心論者便是反革命的人，他以爲太豈有此理。但他認爲他是一個唯物論者，他并没受到張友梅的侮辱。張友梅對於他的人生觀的判斷，他認爲理由是不充分的。他辯着說，

——我的人生觀并非唯心論者的。因爲我根本是一個唯物論者，我決不會有唯心論者的人生觀。我只懷疑了人生，我并没要毀滅人生。我是努力地在求生存，但我的思想上受了刺激太大，我已經感覺得生存了也沒有多大的意義。人生是要求快樂幸福的，但我已經感覺得我是求不到快樂和幸福了，我的生存有什麼意義？不但在這時代我求不到快樂幸福，就是到了光明的時代，以我的性情，靈感，我也是要感覺得苦惱，無味的。

李之明說到這裏，竟不自禁地流起眼淚來說，

——在我們以爲是快樂幸福的，不外生活的滿足，但我當生活滿足的時候，我也覺得苦悶，無聊。一般青年不是在夢想着戀愛的生活嗎？我的愛人在我面前的時候，一起住，一起玩，我還是感覺得沒有意義！以前不過是一些微微的感覺，最近我竟很清醒地覺到了！人生的意義，究竟在那裏？叫我怎不懷疑起來呢？……………

神經質的李之明，感覺又特別地銳敏，他的苦痛在一般人是不能夠了解的，何況這麼一個理智化的張友梅？這時張友梅沒有一點同情，反而更爲嚴厲的責備他起來。他說，

——這是你的弱點。這是我們應該克服的弱點！……………

這樣沒有結果的辯論終結，李之明只是明瞭了自己的思想已經大大的變化。今天——已經是下午一時了——李之明悶坐無聊，躺在沙發上重新翻他愛讀

的灰色馬，對於人生的感覺，更爲深刻地興奮地在思索着研究着。「人生的意義」這思潮在他腦海裏頭，就如春水的澎湃，浩蕩着，湧湧着。……

二

李之明的愛人密司郭芬是一個喜歡音樂的人兒，容貌秀麗，身材窈窕，又是一個跳舞大家。在女子體育學校讀書，專心學習音樂和跳舞。她對於人生只是享樂主義，有音樂有跳舞，她便滿足。她是一個都會的女子，家庭環境都好，每天離不開音樂和跳舞，她有什麼不適意的感覺呢？李之明也是一個美好的人兒，而且嗜好美術，兩人在愛情上自然是鶼鶼鴒鴒，融洽熱烈的。李之明對於人生起了懷疑，當然聯想到密司郭芬的愛情上面去。

他這樣地深想着：

——「戀愛又是什麼東西呢？在人生的路上走着，有了戀愛這麼一回事，只是脚下踏上多些荊棘，多受些苦痛罷了！戀愛的代價是眼淚買來的，戀愛

的生活，也只是眼淚的販賣！對於愛人有什麼留戀？留戀只是多受些苦痛，以至於眼淚販賣淨光的時候爲止罷了！何況在這時代，愛情是建築在黃金上面？何況根本愛情就是液體的東西，難保今天她愛你，明天便把你的印象拋在腦後，倒戈了？橫豎都是苦痛，又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留戀，豈不是大傻瓜？……………」

——「她不是曾經說過要實行她的殘忍的行爲的了麼？……………」
他立刻回憶到當時的境況：

兩人看了「浮士德」電影戲回來以後，李之明坐在藤椅上在吸香煙，密司郭芬褪了鞋子躺在沙發上休息，李之明從這一齣「浮士德」的情節上得到了一個印象，好像有點感慨似地說，

——「得到了女人和名譽，以及無上的威權，結果也不過那樣，人生的意義也就有限的了！」

——這是你們男子的人生。在我呢，要如那……忘記了是那一次的影戲，……的女子一樣，把男子來玩弄，取樂，人生才有意義。密司郭芬很正經嚴肅地說。

李之明十分駭異，瞪着眼睛望了她好久。

——玩弄，取樂，又怎樣呢？這樣的人生便覺得滿足，有意義嗎？他說。

——很滿足。很有意義。在我們女子的人生，應該是這樣。

——你對我的愛，是取這樣的態度和觀念的麼？

——哈哈！你不要神經過敏了！

——你要說，你要說。

——說是這樣又將怎麼樣呢？

——那我……